

德国当代最畅销作家

饭后甜点 ——野果

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

孔萨利克(德) 著

王文博 译

华夏出版社

饭后甜点 ——野果

孔萨利克(德) 著
王文博 译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饭后甜点——野果/(德)孔萨利克著;王文博译.

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3.12

(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)

ISBN 7-5080-3263-2

I. 饭… II. ①孔… 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0557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3.5 印张 324 千字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1945年1月21日，在奥伯拉河畔梅泽里茨的一片雪原上，但见五个人在仓皇地拼命奔跑。他们在逃命。

在他们的身边，一排排“斯大林管风琴”火箭炮弹呼啸着炸开。弹片将地上的泥土掀起，抛向空中，犹如一道道浑黄色的喷泉。一串串特重机枪的子弹尖叫着从他们那沾满汗水、因惊恐而变了形的面孔前飞过。

“向左！伙计们，向左！”跑在最前面的一个人高喊着，同时用手指着一片深谷。那片深谷的上空正飘着一道薄薄的雪雾。他停下脚步，回头望着另外四个连滚带爬地落荒而逃的人影。远远望去，他们像几只硕大的野兔，仓皇中足迹弯弯曲曲地向前奔来，身后扬起团团雪粉。其中有两个人还拖着第三个，扯着他的胳膊死命地狂奔。

在梅泽里茨南面的小树林边，发现有几辆坦克开来。那是一个个笨重的黑色的庞然大物，俄国T34重型坦克。那缓缓转动着的塔盖后面蜷缩着身穿土灰色棉大衣的红军战士。

苏联红军已在瓦尔特-奥德河一线开始发起反攻。小树林的背后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梅泽里茨在战火中燃烧。这本是一个宁静的、梦幻般的、清洁而又祥和的地方，许许多多小城市中的一座。如今都已纷纷化为灰烬，日后再也不会有人提起它们了。

“我不行了！”那个在雪地里被拖着的人叫道。他有一张年轻的脸，还是一个孩子。他那金黄色的头发盖住了他的眼睛，脖子上流着鲜血，浸透了衣领。“放下我！你们跑吧……我不行了！”

“混账话，托尼！”那两个人停了下来。一直跑在他们前头的那个人也转过身，返回到他们身边。三个人不由分说地抓起男孩子的胳膊和腿，继续向前奔跑，奔向那斜谷，奔向那雪雾笼罩的地方，奔向那死里逃生之处……

在距谷坡不远的地方他们赶上了那第五个人。他身上那件军

官上衣已被扯烂，肩头上只有一只肩章了。但这足以证明他是一名少校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少校叫道，“你们想当枪靶子吗？！快……钻进谷地！”

“托尼昏过去了！”有人喊道。

少校没有再说什么。他走回几步，抄起那伤员耷拉下来的一条腿，四个人一起抬着他又拼命继续向前狂奔。渐渐地，他们变成了一团黑点，又不断缩小着，隐进一片吞噬一切的苍茫之中，个个心中充满了对死的恐惧。

正当他们眼看就要到达那救命的谷底的一瞬间，树林边苏军坦克的一颗炮弹却击中了他们。刹那间，犹如一只巨拳在他们身边捶向大地。他们像碎纸屑一样被一股气浪抛向天空，又像小冰块一样被摔在雪地里。

几分钟之后，他们被苏联红军战地卫生员收容下来，送到那燃烧中的梅泽里茨去了。

人们给他们进行了包扎，送来茶水使他们缓过神来。三个星期以后他们又被送到了西伯利亚。

“如果有朝一日还能活着回到德国，”此时他们正躺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那潮湿的光光的地面上，由一名卡尔梅克苏军战士武装看管着，五个人当中有一个这样说道，“我们要像亲兄弟一样永远在一起，互相帮助。”

于是五个人一齐伸出手攥在了一起。这是从战争地狱死里逃生的五个人结下的盟誓。

此时正是 1945 年 1 月 21 日，在奥伯拉河畔的梅泽里茨难忘的一天。

他们又聚到一起了。

1950 年，五只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，象征着他们的忠义重如

山岳。

他们是：

退役少校——康拉德·黎特，

工程师——理查德·艾尔朗厄，

时装设计师——赫尔曼·施莱伯特，

工程师兼发明家——阿尔夫·伯尔滕施坦恩，

以及建筑设计师——托尼·霍伊斯曼，即当年被他们从死亡里拖出来的那个金发男孩。

他们重聚于杜塞尔多夫。

他们之间的友谊牢不可破。

他们联手征服了新生的德国。他们联手取得了成就，变成了富翁，成为显赫的公民，被幸运所拥吻的“经济奇迹”的骄子。他们的生活令人称羨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的眼前突然又出现了一窟新的地狱，张着血盆大口——而且比当年在奥伯拉河畔梅泽里茨所经历的更加可怕。

托尼·霍伊斯曼又一次沿着各间屋子漫步徘徊了一番。他感到很开心。当想得到的一切都已得到了时，便能觉得开心，这是一种特别的禀性。霍伊斯曼就属于那些幸福的人。当他在争购一只由手工敲打制成的小锡勺时，他的那双蓝色的眼睛便会放出光彩，就像是在争购世界油画大师伦勃朗的一幅名画一般。他还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开心……倒不是狂妄地，用一种自命不凡的姿态向人们炫耀：“你们看，这是我用我的双手，用我的头脑，用我富于创造性的幻想取得的。”而是以一个小孩子般的那种坦诚快乐的胸怀，发自内心地感到生活是这样的美好。

托尼·霍伊斯曼的别墅坐落在杜塞尔多夫城边的一个荒芜的花园里。他是有意让这个花园荒芜下来的，因为这荒凉的景象使这座房子具有一种独特的格调。当人们穿过那高高的铸铁栅栏大

门和那不加修饰的汽车道，掠过车道两旁那些接骨木、山楂、茉莉等野花丛之后，突然来到这座别墅面前时，便会立即被它所倾倒。迎在面前的是用玻璃和大理石建成的一座长长的建筑物。走进去，便立即置身于一个通向一间宽敞豁亮的起居室的大厅。起居室的玻璃墙又把客人迎入一间正厅，里面摆列着各种颇具异国情调的花卉植物，正在人工热带气温的环境中绽放出万紫千红、千姿百态的花朵。

一只大壁炉在这间大屋子里占据了统治地位。每逢朋友聚会的场合，霍伊斯曼总要让朋友们大开一番眼界：把屋内所有的灯统统关掉，再按一下电钮，天花板上立即便闪出数百颗小灯光，宛若高挂天穹的繁星……广漠无垠的宇宙仿佛尽收于他这一间屋里了。

“这东西很有意义呢！”当他的朋友们骂他就喜欢胡思乱想时，他便答道，“一个专为别人建造梦境别墅的设计师，必须先为自己展示一下他的梦想。这个房子就如同是我的名片。凡是曾经在这里坐过并且看过我这星空天花板的人，他就不会在乎在给我的付款支票上的数字有多大了。它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呀！”

“全都准备好了吗？”霍伊斯曼问跟在他身后的女用人，“冰柜里都有些什么东西？”

“冷冻母鸡胸，野鸡大腿，小牛尾沙拉，野味肉糜酱，鲸鱼沙拉，熏鲑鱼里脊……”

“太好了，我的小东西！”霍伊斯曼在姑娘的脸蛋上轻轻拧了一把，又把这间大屋子四下里打量了一番。屋里的软垫皮椅均已被搬走，只剩下几只在这里。东方地毯上是若干产自非洲的坐垫，坐垫前摆着小漆桌，桌上放着印度蜡烛台。壁炉旁，一张长长的矮台子上摆着一个打磨加工制成的粗天然宝石托盘。托盘里一排排磨花水晶杯瓶熠熠生辉，里面装满威士忌、法国白兰地和各种利口酒，还有配好的鸡尾酒。

“很好，”霍伊斯曼又说了一句，“喏，现在你可以走了，艾尔泽。星期一早晨九点钟再来吧。不用更早。你打算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到诺伊斯去找我的姑母。”小女用艾尔泽充满爱意地望了望霍伊斯曼。如今，她来到这个童话般的家里已有半年之久了。霍伊斯曼却同她冷淡地保持着距离，至多只是像今天这样赞许地轻轻拧一下她的脸蛋。他用居高临下的目光望着艾尔泽被套头衫紧紧裹着的身子，亮晶晶的大眼睛，望着她那款款扭动的袅娜的腰肢，那踏在大理石地板上嗒嗒作响的轻盈而惹眼的美腿，以及那两片带着撩人的微笑的红唇。“不过，如果您需要我的话，霍伊斯曼先生——”艾尔泽拖着长音说道。

“不！我不需要你。”霍伊斯曼断然答道，他走到壁炉边，往那熊熊燃烧的炉火中添了一块劈柴。

“祝你一路顺利，玩得愉快！”

霍伊斯曼坐在一只空下来的软皮椅上，点燃一支香烟，又望了望钟。

晚上七点十二分。

5月21日，杜塞尔多夫。

这是一个星期五，一个令人有些不愉快的一天，阴雨霏霏，冷飕飕的，天空呈秋天的灰色。

他在想，再过一个小时这里就将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了。那时，我们席地坐在具有东方风味的垫子上，一群姑娘围着我们扭来扭去。等到半夜时分，当我打开我这繁星闪烁的私有天空之后……咱们还是不要说它好了！假如那个理查德不是一向俨然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就好了！托尼·霍伊斯曼将头仰靠到脑后，闭上了眼睛。

他忽然又跳起来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法国白兰地，在这宽大的房间里徘徊起来，像一只等待着即将在马戏场上亮相的猛兽一

样。

这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。它显得特别压抑。

“为什么老是在周末呢？”尤塔边替父亲打着领结边问道，“我都渐渐发觉出这一点了，爸爸。”

阿尔夫·伯尔滕施坦恩笑了，匆匆亲了亲女儿的额头。他是个中等身材、体形修长、仪表文雅但却又很不起眼的人。两鬓已经斑白。他的家在莱茵河畔的上卡瑟尔，是一座挺摩登的小别墅，但并没有霍伊斯曼的那样豪华。这是一个殷实家庭的住宅，屋内是镶木地板，机械化的厨房，超低温冷藏箱。花园庭院里有供孩子玩耍的秋千。作为一个自由职业工程师和发明人，他所赚的钱只是其他朋友们存在银行账户头上的零头。他手里可利用的是两项专利，用于高空研究的自动测量仪器，已被理查德·艾尔朗厄买下做着一笔很好的生意。

但伯尔滕施坦恩很满足。在他的妻子十一年前因胆囊手术失败去世后，女儿尤塔便成了他生活中的全部内容。而且，为了让女儿知道她对他来说是何等重要，多年来他甚至扮演着一个干什么事都是笨手笨脚的爸爸的角色。扎领带也非得女儿来帮他打结，面包也要女儿亲手给他涂好黄油才吃。

“我爸爸就是守在冰箱旁也会饿死的。”尤塔曾经这样评论他，“假如我不给他弄吃的，他就会坐等在那里，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。”

伯尔滕施坦恩也有意让女儿相信真的如此。他对女儿的爱的确已达到狂热的地步了。“找个女婿？”当有一天尤塔告诉他，她遇到了一个自己颇为喜欢的小伙子时，他竟叫了起来，“我的孩子……在我的眼里的那个女婿，必须是上帝破格创造出来的人！这样的男人至今还没有出现呢！”

领带打好了，伯尔滕施坦恩走到镜子前转着身子照着。

“完美极了!”他说道,“我的小宝贝,没有你我可还能干什么呀?”

“为什么老是在周末呀？”尤塔重复着她的问题。

“这样的问题，一个女记者和未来的世界报道员是不会提出来的！”伯尔滕施坦恩用手梳着他的花白头发，口里答道。

“所有的营生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做的。到星期五，一切都结束！在周末爸爸是属于家庭的……”

他笑了，但是他那贫乏的幽默思维中却找不到对女儿的爱的表达。

尤塔为他刷去肩上的发屑，又刷刷他的西服翻领，连连摇着头。

“明天你又该迷迷糊糊，醉得不省人事了！”

“你跟爸爸怎么说话呀？你这个小刺头！”

“理查德叔叔也去吗？”

“我想会的。”伯尔滕施坦恩用食指抹了抹鼻子。每当他思索着什么问题时总喜欢这样。“唉，那是关于有人剽窃盗用了我的专利的事。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回家来呢？”

“尽快，我的宝贝！”伯尔滕施坦恩伸了伸懒腰，仿佛他已经坐得太久，必须活动活动筋骨一样，“唉，这种会议总是扯起来没完没了，孩子。无聊透顶。人们尽说些令人厌烦的话，没话找话，借题发挥，表面上恭恭敬敬，内心里却恨不得拳脚相加……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但你用不着熬夜等着我，宝贝。”

他离开卧室，走进书房。把书房的门插好之后又打开写字台下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什么东西来，塞进钱夹的两片塑料夹里了。

那东西看上去像几张吸墨纸。

白色的吸墨纸。

然后，他重新锁好抽屉，离开了家。

“几点钟了？”赫尔曼·施莱伯特从他的工作室里往外喊道。

此时他正跪在一个苗条的长腿姑娘的面前。这姑娘戴着乳罩，穿着一条小裤衩，浑身赤裸裸的，只搭了一条重纱丝绸巾，想必那是一件晚装。他的身边堆了一地图片。施莱伯特执意要让这种料子在人身上试验，量体定型，就像设计图片上所画的那样。然而，一个大活人是不停地在动的……每迈一步，每动一下胳膊，转一下身子，或者弯一弯腰，比例和式样都会改变的。

成绩证明施莱伯特还是对的。他的模特设计甚至震惊了时装中心巴黎。为了使自己无人竞争得过，他同塞纳河畔三家时装屋签订了交流合同。从此，他便生活得像个贵族伯爵一样，而且还养着一个情人。她叫玛德兰·萨歇，红黄色的头发，在施莱伯特的企业里充当明星模特。“凡是 he 抓到手里的，都能给他带来金钱！”人们都这样评论赫尔曼·施莱伯特，“就连剪裁剩下的下脚料，他也要用它们做成流行艺术派的服装！”

“几点了？”施莱伯特又喊了一声，索性一把将衣料从那个半裸女人的身上扯了下来。臀部不合适，真他妈的讨厌！

“马上八点半了！”那个红发女人玛德兰答道，“干什么呀？”

“天啊，去他妈的吧！”施莱伯特把那团贵重的料子丢到墙角，“收工，不干了，姑娘！明天再干！已经八点半了！我来不及换衣服了。”

“干什么去呀？”玛德兰从工作室的试衣间里走出来，坐在一把巴洛克椅子上，“你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德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董事会会议。”施莱伯特穿上他的夹克，对着大镜子照来照去。这面大镜子几乎占据了整个后墙的全部。“我的样子怎么样？我没有刮胡子！快，快，拿电动刮胡刀来！我可不能像个吉卜赛人那样去参加会议呀。”

“看样子肯定是个挺特别的会议吧？”玛德兰撮起下唇。她这样一弄简直就像正要吞噬一只苍蝇的蛤蟆一样。施莱伯特奔到隔壁房间去取电动刮胡刀，边走边摇着头。

“真无聊！这种会议你是知道的嘛！”

“可是你最近这种聚会很多嘛。”

“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嘛！”施莱伯特气愤地瞪了他的情人一眼，“这又怎么啦？你又想借题发挥啦？我不在家，你就感到缺点什么吗？”

“可是第二天你又是那样浑身没精打采的了……”玛德兰影射地说道，“这个会在什么地方开呀，亲爱的？”

“在公园旅馆。”

十分钟以后赫尔曼·施莱伯特便跳上他那辆笨重的旅行轿车开走了。他家的左侧便是本拉特宫，刺眼的探照灯光正照得它灯火辉煌。

赫尔曼·施莱伯特住在一个贵族区。而且，他活得像个花花公子。他自称是个“剪刀艺术家和心灵艺术家”。

但他同时也是个“借口艺术家”……

“我今天根本没有兴趣。”理查德·艾尔朗厄说道，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。他正坐在他的妻子佩德拉的沙龙里。佩德拉·艾尔朗厄夫人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冷艳美人，一副贵夫人气派，她能发出圣母一般的微笑。人们不能想像，从她那双唇里竟能发出强硬的话语。但同样也不能想像，她那一对薄薄的红唇竟可以在热吻之中绽放开来，在爱的陶醉中扭曲变形，并且发出难以形容的声音。“伟大女性”的影响在佩德拉·艾尔朗厄的身上竟如此清晰地洋溢着，让人们不禁想像起，她是在路易十四的宫中才能见到的美人：身穿着带衬架的丝裙，令那些追慕她的男人们个个都摧眉折腰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

“你又要走吗，理查德？”佩德拉·艾尔朗厄又问道，同时给自己往薄薄的中国瓷碗里又斟了一口茶。她的这间沙龙的调子是蓝色和金黄色的，由霍伊斯曼设计……所以人们也用不着再多做解释。因为，人们能想像得到它是何等充满梦幻色彩。

“我应该去，但是我拒绝了。”艾尔朗厄站起身，“总是那样商讨来商讨去的。阿尔夫又搞出了一个专利，现在有几个瑞士人想谈判购买它。”

“我们购买阿尔夫的新专利吗，理查德？”这句话语调是冷漠的。人们听得出，她只是为了引导艾尔朗厄把话说下去才问的。其实她对这些根本没有任何兴趣。

“我想不会的。阿尔夫近来搞了些奇怪的发明，都是些工业上很难应用的……如果我拒绝，他肯定会很生气的。”艾尔朗厄连连点着头，“等一等，佩德拉……我赶快打个电话，表示抱歉不能去了。”

于是，他走到他的书房里，拨通了霍伊斯曼的电话号码。

“你疯了吗？”霍伊斯曼听到艾尔朗厄陈述了不能前来的理由之后说道，“有四个迷人的妞儿来呢！理查德，伙计……你可别败大家的兴呀！什么叫工作太累呀？那些妞儿会让你重新精神起来的。她们都有绝招！你会变成不倒翁的！理查德，我说伙计，别装蒜了，你当然必须得来！我给你特地找了一个，长长的漆黑的头发，乳罩是六号的！，线条非同一般！理查德……你可不能逃避呀！要不然我可就对那个姑娘说啦：‘那个理查德已经不行了！’”

“我累死了，托尼。”艾尔朗厄望着房门。一旦佩德拉走进来，他就马上把电话挂断，“我去也不会给你们带来快乐的。”

“那得过后去问那些姑娘们了，老小子！好啦，快点吧，登上你的那辆铁皮箱，快点来！今天不会搞得太晚的！小小的赌罚酒游戏，用香槟和琵琶屁股，特别是屁股！哈哈！理查德，如果

你逃避的话，我可要生气了！”

“好吧——我来！”

艾尔朗厄放下电话，返回蓝色沙龙。

“我必须得去呀，”他满脸痛苦的样子说，“不过我尽早回来就是了。”

佩德拉·艾尔朗厄点点头。她正在看一份美国报纸，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小面包。当他亲她的时候，她把额头递给了他，淡淡地微笑着，就像一个睡娃娃，当人们把它一放倒时，她就会微笑起来。

当艾尔朗厄走开时，佩德拉立在沙龙的窗帘后望着他。但见那辆车子缓缓地穿过庭院，消失在出口处车道两旁的树影后面了。

为什么我们之间已无话可说了呢，理查德？——她心里在想，放下了重重的窗帘。为什么这数百万的金钱竟像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墙一样？十年前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多好呀。可是如今呢？我们彼此相对却像是从望远镜里看着对方……彼此各在一颗星球上一样。

然而我们彼此却又在相爱。

她返回蓝色的丝面软椅旁，但并没有坐下。一种内心深处的不安攫住了她。

我忘记问开会的地点是哪里了——她想。不然一个小时以后我要给他打电话告诉他：

“理查德，我爱你！快回家吧……”

他是否回来了呢？

她走出沙龙进到大厅，但却不知自己要干什么，内心里只有一种莫名的不安。一种奇怪的恐惧感。

但同时还有一股更加奇怪的、炽烈的、完全攫住了她的身心的对理查德的爱。

晚八点，刑警助理维尔纳·黎特来到警察署夜间值班室，101号房间。凶杀科。

“一天来挺消停的。”警长一边清理着写字台一边对他说，“小偷们都到野外去逍遥了，周末啦！那些家伙也是每周四十二小时工作制！没有一起凶杀案，我们就算够幸运的了，黎特！星期六到星期天，这些时间更重要。而星期五总是容易大意！同事们碰到的肉体伤害案会多些。带着工资袋进舞会嘛。电视里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吗？”

“是歌剧。”维尔纳·黎特答道，随之从公文包里掏出暖水瓶和一包黄油面包。

“这种时候可要注意！——喏，越是夜里可越得注意哟！”

维尔纳·黎特淡淡地笑了笑，帮助警长穿好大衣，然后一个人走进凶杀科办公室。屋里有两个刑警官员正坐在那儿闲得难受，他们一边下着棋一边说着他们从“风纪警察”那里听来的笑话。

一个漫长的夜晚开始了。

在杜塞尔多夫的德林多夫村，退役少校康拉德·黎特正舒舒服服地坐在他的靠背椅里，把桌上的啤酒、夹着塞维拉特肠的面包——一种外表很漂亮很劲道的全麦黑面包往面前一拉，然后把两条腿懒洋洋地一伸。

每日新闻晚间报道。

天气预报。

接着便是歌剧节目。

一个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上。

而且，他兴致很好。一个小时前有人给他打来电话，是从纽伦堡打来的。

“少校先生，一切都已就绪！”退役上尉维勒雷希特报告道，“八月份师团聚会已经定在‘五月大广场’举行。为此跟那些现在掌权的后生们费了不少唇舌。但是好在传统打不倒！上帝保佑，德意志精神在上层还有些市场。民族觉悟被日益冲淡是一件耻辱的事。有人想搞个爵士音乐会便能很容易地找到大厅……可是咱们要搞个师团聚会却要到处看人家的冷脸！我看，已经到了应该重新倡导一下普鲁士精神的时候了。咱们的师团大聚会刚好可以大大推动一下……”

退役少校黎特对此表示赞同，他又赞赏了一番维勒雷希特上尉干得好，满意地放下了电话。这是一个很让他高兴的电话。应当给今天的青年树起一个榜样……

这时，歌剧开始了。

晚八点一刻。

最后一次的报时。

最后……

第一个到达霍伊斯曼家来的是伯尔滕斯坦恩。但见这座宫殿般的玻璃大厅灯火辉煌，大门敞开着。

“只你一个人？”伯尔滕斯坦恩见霍伊斯曼正独自坐在壁炉旁，“我还以为会有两位甜甜的女妖出来迎接我，并且陪着我登上洒满玫瑰的软床呢。”

“那些女孩马上就到了。乘一辆大轿车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伯尔滕斯坦恩一屁股坐在软皮椅里。

“乘一辆大轿车来！她们从多特蒙德来。”

“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干？”

“那是一流的娘们儿。阿尔夫！我还是从埃森的一个工业企业家那里弄来的地址呢。既然那些瑞士或荷兰的肥硕女人不易弄到了，就让这些小屁股们来好了。你看吧……合同是签到明天早

晨的。用心血签来的呀!”霍伊斯曼笑道,并给伯尔滕斯坦恩斟了一杯杜松子酒。他知道伯尔滕斯坦恩喜欢喝这东西。“我挑了四个。阿尔夫,告诉你……那些巴黎的跟她们相比都还嫌嫩了点呢!如果你想要她们的电话号码……只需一个电话就行了!”

“乘一辆大轿车来,”伯尔滕斯坦恩摇着头,又疑惑地望着霍伊斯曼,“谁开那辆大轿车?”

“女经理。”

“我的天,她们敢这样干?”

“一切都已做了精心安排,你放心好了。那个女经理在‘冷杉林’里等着,明晨五点钟再来把这些小猫们接走。”

伯尔滕斯坦恩默默地望着手里的杜松子酒。

清晨五点钟。

还有九个钟头。

忽然,他想站起来,离开这里。

回到他的女儿尤塔身边。

“伙计们,我们又聚齐了!”霍伊斯曼叫道,他手端着一个托盘来回走着,托盘里放满了白兰地酒杯。刺眼的顶灯和侧灯都熄灭了。此时只有一只只玻璃杯、盏、瓶、盘和主厅里异国风情的珍奇花木,以及从周遭一圈大理石护墙上放出的折射灯光照着亮,将这间大厅与起居室明显地分开来。“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?”

“两个星期以前,你这个傻瓜!”施莱伯特已经坐在一张东方味道的坐椅上,他也许是第三十次欣赏这间玻璃花房里奇妙的光的变化效果了。他一边欣赏一边用手揉着膝盖。

这是他的一个老毛病了,职业病。他自己有一次曾说过,一个服装设计师比一个虔诚的终日祈祷的教徒还虔诚……教徒只是单腿跪地几个小时,可是服装设计师却永久地双膝跪地……试穿